

2005年8月31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灾难性踩踏事件，1400人伤亡。没有枪声，也没有爆炸，事情的起因却是有人喊了一句：“‘人体炸弹’！”

# 解密 “人体炸弹”

●杨莲珍



## “人弹”的威力

“18岁的少女/紫罗兰般的年纪/在耶路撒冷/用一头温柔的长发/以及悲愤绝望/要典当对和平家园的向往/……/生命的眷恋/凝聚为一声低低的回响。”这首诗是网络写手写给巴勒斯坦第一个“少女炸弹”阿娅特·阿克拉斯思的。2002年3月29日，18岁的阿克拉斯思在一家超市拉响了身上的炸弹，炸死了17岁的以色列女孩拉莱尔·莱维。美国总统布什当时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和平的光明给毁了。”阿克拉斯思并不是第一个“人体炸弹”。从事恐怖袭击的“人弹”最早起源于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上世纪80年代就已发动了数十次“人弹”袭击。1991年5月21日，身穿炸弹背心的女杀手达努利用献花之机炸死了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堪称“人体炸弹”的经典之作。

1993年4月16日，巴勒斯坦第一枚“人弹”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市引爆。“人体炸弹”开始成为巴勒斯坦军火库中杀伤性最强的武器。2000年之前，哈马斯使用的是第一代“人弹”，以木头为炸弹弹壳，用铜芯来装填炸药，并无任何添加成分或金属弹壳。阿克萨起义爆发后，“人体炸弹”升级

为第二代，在炸弹里放置坚果、钢珠、钉子等硬物，杀伤力大大增强。接下来就是第三代“毒性肉弹”了。美国广播公司和英国路透社2005年8月6日同时采用了一则引人注目的消息，说哈马斯的“人体炸弹”将添加物从滚珠和铁钉换成了杀虫剂和老鼠药，以色列医生甚至还发现了受害者因被“肉弹”碎骨划伤而感染上了B型肝炎。其实，英国《泰晤士报》早在2002年1月2日便披露说，哈马斯要在“人体炸弹”中尽可能添加有毒的化学物质。美国务院“反恐恐怖主义协调员办公室”特地将“哈马斯自制爆炸装置时，在炸弹上涂抹毒物和杀虫剂”作为“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恐怖主义”的案例。

在俄罗斯，“黑寡妇”成了“人体炸弹”的代名词。她们之所以叫“黑寡妇”，是因为其中绝大多数都蒙黑头巾，穿黑长袍，心怀黑色的仇恨，动辄带来黑色的死亡。“黑寡妇”的名气来自2002年莫斯科剧院的人质事件，在41名绑匪中有19位女性。从那时开始，在俄罗斯发生的主要恐怖袭击中都能看到“黑寡妇”的身影。她们中年龄最大的52岁，最小的仅15岁。2004年8月24~31日，在连续制造了卡希尔斯克公路爆炸案，图

- 134. 图-154客机爆炸案和里加地铁站爆炸案等系列恐怖事件后，“黑寡妇”的恶名在俄罗斯“深入民心”，在莫斯科更是谈“黑”色变。《消息报》报道了一名黑衣妇女的出现，让准备乘坐莫斯科—胡尔加达航线2231包机出行的旅客心惊肉跳，坚决拒绝与黑衣女客同机。

伊战爆发后，伊拉克成了“人体炸弹”的集中投放地。美国发动的战争尽管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也给伊拉克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新东西——自杀性袭击者。他们就像幽灵一样，随时出现在伊拉克的每块土地上，引爆自己，炸死美军，炸死同胞。仅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大选当天，就有4个“人弹”在巴格达的投票站起爆，一天内死亡37人，96人受伤。2005年6月2日，“伊拉克圣战基地组织”在网上发布消息说，该组织已经建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发动“人体炸弹”袭击的新组织——“马利克旅”。

由于“人体炸弹”具有便于隐蔽、流动性强、成功率高、社会影响大，并可以自主选择地点和攻击目标，同时还可以根据现场的情况变化随时引爆等特点，因而用“人弹”实施袭击活动往往被恐怖组织作为首选。“人体炸弹”是

以死相拼的终极行为,可分为4种类型。

一是舍生取义,为了信仰不惜与人同归于尽。巴勒斯坦最有名的精神病学家埃亚德·萨拉杰认为,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赋予他们一项艰巨的任务”。其中不少人的生活安逸,如伦敦爆炸案的4名嫌犯均有良好的家庭和教育背景。

二是仇恨报复,为了复仇而走上不归路。车臣非法武装就是利用了“黑寡妇”为亲人复仇的狂热激情,把她们变成不惜屠戮老弱妇孺的冷血杀手。

三是生活所迫,为养家糊口而舍身。据《真理报》称,很多“人体炸弹”都明码标价,计算出他在炸毁一辆坦克、一个咖啡亭或某人的房屋后所得到的“薪水”。在其献身后,他们的家人会从恐怖组织那里得到补偿。

四是绝望厌世,感觉生活无助而追求天堂的幸福。如巴勒斯坦第一个“女人弹”瓦法·伊德里斯就是因为不能怀孕而被丈夫离弃,万念俱灰之下遂于2002年1月27日在加法公路上充当了“人体炸弹”。

人们通常认为,“人体炸弹”多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文化、极度贫困并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或是那些出于一种强烈的复仇心理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人。然而,这只是一种表象。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布了一份有关恐怖主义心理学和社会学报告,提出了与以往认识大不相同的观点:现在的“人体炸弹”的心智绝对健全,而且受教育的程度也很高,同时也有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心理学家埃里厄尔·梅拉里访问过一些自杀性爆炸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发现自杀性爆炸者一般呈常态分布,而且就教育和收入而言,还略高于常态。“人体炸弹”的存在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忠诚于某种意识形态的人发现自己不可能在公平较量中取

胜;第二,他们发现自己处于绝对的弱势。正如2002年,亚辛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为“人体炸弹”辩护所说的那样:“我们巴勒斯坦人只能用有限的手段自卫。我们没有F-16战斗机,没有‘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无论我们是否进行自杀爆炸,都会遭到以色列的杀戮。”

### “人弹”的制造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平素善良爱美的女性和青春活泼的男子身背炸弹,将自己和无辜的人们炸得血肉横飞?生活在和平阳光下的人们无论如何都难以想像,他们究竟是如何成为一颗颗“不定时炸弹”的?

第一环:招募。制造一个“两条腿的人弹”,在通常情况下会有一个专门的“招募小组”。美国人研究了数十起自杀性爆炸案件,认为强征的“人体炸弹”少而又少。联合炸药研究组组长弗雷德·加恩说:“他们不需要强征。他们招募大量的自愿牺牲者。”据透露,一个专家小组负责挑选“人弹”候选人,当选者必须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但结婚而没有子女者以及一个家庭的独苗都没有资格成为候选人,而那些精通军事技术、心理素质好的人最有可

能被选中。哈马斯则声称,招募自杀人员只看重自愿者的两个特点,一是对伊斯兰教的浓厚兴趣,二是清清白白无犯罪记录,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引起以色列安全部门的怀疑,从而更容易接近目标。

第二环:洗脑。在促使“人体炸弹”采取自杀爆炸的各种动因中,强制洗脑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本·拉登反复向学员灌输反异教徒和圣战必胜的思想,使他们相信“为圣战而死就是为安拉增光”。洗脑可以是持续时间较长的“灌输”,也可以是短期的“训导”。据说中东一些“人体炸弹”在出发前都要举行宗教仪式,由一位教长向自杀分子作祈祷,以确信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是为捍卫“神圣的事业”。如果洗脑不成功,恐怖组织就诱逼他们吸食毒品或服用精神制剂,以此来达到完全控制其行动的目的。

第三环:培训。有组织的“人体炸弹”需要接受专门的培训,以坚定其施爆的信心和提高袭击的效果。听磁带、看录像、赴现场,每位志愿者都要接受一定时期的培训。从圣战者到“烈士”,志愿者必须通过净化心灵的训练。恐怖组织还给志愿者观看成功的“人体炸弹”的血腥录像,告诉他



们其他人是如何完成自杀式袭击的。在《泰晤士报》获得的一张“人弹”光盘中，一名年轻人弹微笑着向他的蒙面朋友告别后，在一个美军车队附近引爆……以色列安全部门掌握的情报显示，准“人体炸弹”会被带到一个公墓，在坟墓之间躺上几个小时，提前感受一下死亡的滋味。

第四环：装药。就像要发射的炮弹一样，“人体炸弹”也需要装填炸药。恐怖分子比较钟情于“自杀腰带”，这是固定在腹部的一块塑性炸药，炸药上的两根电极一接通，就发生定向爆炸。由于初期所装的炸药是自制的土式炸药，因此单位容量的威力有限。如今恐怖分子已经作了改进，开始使用C4炸药。新型炸药的能量等级是以前的几倍，用特殊设备才能制造。

第五环：起爆。最悲壮的时刻终于要来到了。“人体炸弹”被选定实施爆炸只在几天时间里。因为行动极为秘密，他不准向家人道别。行动前，恐怕组织成员选择好目标，将他带到指定的地点。在目标地点，“人体炸弹”混杂在尽可能多的人群中，然后按动引爆爆炸的按钮——又一场人间惨剧上演了。人都是热爱生命的，“人体炸弹”也不例外。尤里娅·尤季科调查发现，10个“黑寡妇”中只有1个是真正甘愿去死的，其他人在作案时都想临阵而逃。但据俄联邦安全局掌握的情报，“黑寡妇”行动时有其他恐怖分子在附近监视。他们手里握着用来引爆的遥控器，即使她想打退堂鼓，恐怖分子也随时可以遥控引爆。

第六环：颂扬。为了让“人体炸弹”前仆后继，层出不穷，恐怖组织十分注重宣扬“殉教至上”的死亡文化，把自杀爆炸者歌颂为民族的英雄。如巴勒斯坦青年萨义德·霍塔里在特拉维夫一家歌舞厅炸死了21名以色列人后，他家的左邻右舍都在家门口挂上了他的照片，还摆放上了用心和

炸弹图形编织而成的花篮，以表示对他的敬仰和纪念。一些激进的网站还将“人弹”家庭的电话号码予以公布，以方便其他人打电话“道贺”。在加沙，模拟“人体炸弹”成为孩子们乐此不疲的游戏。

### 遏制“人弹”的手

到底有没有防御的手段？答案是：有。

其一，要确立新的反恐思维。接连不断发生“人体炸弹”爆炸，不能不让人对美国主导的反恐战略产生怀疑。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可能驱使恐怖分子转入地下，刺激其袭击手段创新。据美联社报道，伦敦爆炸制造者就是因对伊拉克战争不满而发动袭击的。巴勒斯坦“人体炸弹”则是实力弱小的巴方对付以色列强大军事机器的无奈之举。有巴勒斯坦人说，如果给我F-16，我不会去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西方某些学者所说的文化差异、宗教影响，而在于民族仇恨和绝望情绪的不断滋生。因此，国际社会应积极探索多种手段，最终促使这些组织放弃原有的极端行为方式并向非恐怖组织转化。当然，强调使用非军事手段并不意味着对恐怖主义分子妥协和让步。

其二，要加强情报搜集工作。“人弹”的特殊背景、招募、培训及行动都有其反常之处，有迹可循，因此做好细致的情报工作是极其重要的。英国《观察家报》报道，世界各国，尤其是英国的情报部门，伦敦爆炸前并未收到任何袭击警告。

其三，要赋予强力部门特权。身缚炸弹的袭击者显然是一种极难防备的武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克里斯托弗·兰顿说：“它既廉价，又具有人类所拥有的最准确的导航系统，

又容易掩藏……这种袭击的可能性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必须认真对待。”在炸弹炸响之前解决问题是保护无辜平民的唯一手段。“向疑犯身体的任何其他部位开枪也不会取得效果，如果他们倒下，炸弹就可能被引爆。这是包括斯里兰卡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经验。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向疑犯的头部开枪”。

其四，要教会民众识别“人弹”。“人体炸弹”是对生命的一种漠视和亵渎。他们无所顾忌，又会随时起爆，单靠政府的防卫力量难免挂一漏万，民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至关重要。因此，还要教会民众识别和防止“人弹”的办法。以色列警方出版了一本辨别“人体炸弹”的指南：如果有人衣着古怪不合时宜，或者大热天依然厚衣在身，或者衣服中间呈现凸起状物体，就应该加以小心——因为炸弹很可能就藏在这些衣服里面。“人体炸弹”指南还特别指出，一些自杀爆炸者有动作上的疑点，比如总是避免与警察正面接触、总是朝人群最多的地方行进，当然还有诸如神色慌张、不停出汗、言辞闪烁等等。■

（尹子摘自2006年第1期《中国武警》）



充当“人弹”的18岁巴勒斯坦少女阿娅特·阿克拉恩